

◎孔庆东◎著

ING DI ETI AN

井底飞天

先锋写作文丛

孟繁华主编

- ◎我看语文第一课
- ◎喜被退稿
- ◎鲁迅诗歌解读
- ◎怎样做个北大人
- ◎陈独秀在1921
- ◎沈从文的自卑情结
- ◎从《雷雨》的演出史看《雷雨》
- ◎《青楼文化》序
- ◎余杰：“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井底飞天

■先锋作文丛

■孟繁华◎主编

■孔庆东◎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井底飞天/孔庆东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1.6
(先锋写作文丛/孟繁华主编)
ISBN 7-5004-3019-1
I. 井… II. 孔… III.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21442 号

责任编辑 曹宏举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天下风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ass.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0 插 页 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为什么写作

——《先锋写作文丛》序

孟繁华

现在是21世纪的第一春，北京的街头已是桃花盛开玉兰绽放。明媚的春光和全球化的世俗生活，特别适于政治抒情和商业想象。然而，这个浪漫的季节，也许还是狂欢的季节，对于写作者来说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当我的这些年轻的朋友们将他们曾经写过的部分文字汇编成集，我有机会集中阅读他们这些充满生气和才情，又充满了中国式知识分子的忧患和战斗精神的文字的时候，我为之深深地感动和振奋。

应该说，这是一个转折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了复杂性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环境，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可以预知未来的某些条件，我们为心中的期待感到鼓舞；另一方面，我们又为伴随而来的复杂感到焦虑。这些朋友没有回避他们感受到的生活矛盾，也没有放弃他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因此他们的作品就不是点缀生活的可有可无的莺歌燕舞，而是庄

重严肃的文字。他们是自愿承担起精神事务的国家与民族利益的维护者。这种说法在今天已近乎可笑甚至可能被认为是疯狂。但是，我固执地认为，无论时代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与人性相关的一些基本的价值尺度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些朋友是这些基本的价值尺度的维护者，是我尊敬、钦佩的年轻的一群。在消费意识形态无处不在的时代，在据说已经“全球化”了的今天，这种写作尽管很不时尚，但显然是一种必要的声音。

在他们的作品中，对生活中的许多现象多有批判，特别是对今天的精神处境多有思虑。

我曾在《资本神话时代的无产者写作》一文中，对他们写作的整体风貌和价值取向做过分析，对他们的写作立场给予过应有的支持。为了集中展示这一写作群体的激扬文字，我主编了这套《先锋写作文丛》。所谓“先锋”，本来就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文丛的作者敢于坚持不同于时尚的写作，能够从自己的内心和情感需要出发，有独立思考、批判现实的能力，把他们的写作称之为“先锋”是完全能够成立的。

在这些年轻的声音里，他们回答了一个曾让许多人感到困惑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写作”。这个答案本来可以有许多，尤其提供了多种写作可能的今天，这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问题。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又推出了思想界、学术界的几位大师。对这些学术大师我内心充满了景仰，面对这些大师，一方面是崇敬，一方面又感到无比的绝望——我们无论怎样努力也难以达到他们的学术境界。但对每个人来说，时代不同，他们的具体处境和内心需要不同，他们面对的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因此，当这些年轻的朋友选择了他们自己选择的写作道路时，我曾经遇到的困惑在他们的写作中也似乎找到了答案。

NAV P 108

我羡慕他们作品中的青春气息和书生意气，羡慕他们“让思想冲破牢笼”的勇武。当然，我更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这个写作的行列里来。

2001年4月2日于北京西郊

目 录

· · · · · 第一辑 井底乾坤大 · · · · ·

我看语文第一课	3
片面·深刻·片面	7
邂逅	12
还是“谁主沉浮”	17
通俗小说的概念误区	21
屈辱与尊严	38

· · · · · 第二辑 井上黑窟窿 · · · · ·

喜被退稿	55
黑色的孤独与复仇	59
《狂人日记》的三重结构	71
鲁迅诗歌解读	79

· · · · · 第三辑 天外没有天 · · · · ·

怎样做个北大人	109
青春梦	117
春风不度玉门关	121
上梁为什么要漆红挂金	124
盛情再会待有期	128
读《千古文人侠客梦》	134
抗战时期的侦探滑稽等小说	140
沦陷区的通俗的小说	159

· · · · · 第四辑 天是一个井 · · · · ·

陈独秀在 1921	187
沈从文的自卑情结	198
从《雷雨》的演出史看《雷雨》	211
《青楼文化》序：青衫磊落险峰行	241
《青楼文化》后记	248
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	252
萨特评传	259

· · · · · 附 录 · · · · ·

余 杰：“荒唐言”背后的“辛酸泪”	295
旷新年：“这是节日的疯狂”	301
郑海峰：孔庆东妙答听众	305
杨河源：大侠孔庆东	307

第一辑 井底乾坤大



我看语文第一课

说到第一课的问题，我倒与一般人有些不同的看法。我是把整个教学过程当作一个系统来看的，从这个系统论来看，第一课讲的是什么并不太重要。就好像下棋，第一步可以有多种走法。

任何人上小学的时候已经不是一张白纸了，大多数孩子在上小学之前，都已经有了学前教育，不知识了多少字。不是说不应该注意第一课的难易程度，但要和别的方面的因素一起考虑，比如说和时代风气结合起来考虑。一个7岁左右的孩子，他从意识上实际已经进入社会了，要想把他单独排除在成人社会之外有一套教育是不可能的。因为教育的过程就是要把他们纳入成人社会，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个时代的痕迹。比如第一课学“人、口、手，马、牛、羊”，这就没有政治倾向吗？它一样有政治倾向。它表明要跟政治的东西远离，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态度。所以从“人之初，性本善”到“打日本，救中国”，都要肯定它在那个历史情况下的选择，肯定它



的合理性。关键是你不能天天都是这个。现在回想起来，我小学语文第一课不合理的地方是，那些课文内容形成了一套体制，这套体制蔓延到使整个教材变得单一化。不仅语文课是这样，数学课也是这样。这种东西到今天仍然没有排除。过去政治挂帅的时代，它很明确地说就是政治挂帅，各个领域、中小学都是政治挂帅，上下是统一的，是个社会默契，你可以理解。我们今天主要的不是批判过去，过去已经过去了，关键是要救我们自己。救我们的孩子。我们现在的教育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是矛盾的。中央说的是科教兴国。这是我们的时代主流，可我们的教材却停留在过去那个时代。不是说我们一点进步没有，有很大进步了，但是很不够，使我们感到好像还是改革开放初期。已经到了 1999 年，但是很像是 1979 年的样子。你看这些教材，知道肯定是打倒“四人帮”之后才能编出来的，但总觉得不像 90 年代的东西，所以说它落后。它和这个时代对不上号，明显是和这个社会大气候不协调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教育、教材和以往的任何一个时代比，都是有缺点的。因为以前不管第一课是什么，它跟那个时代是一致的。

第一课的目的是吸引学生的学习注意力，这是最重要的。一开头打个让他们爱学习的底儿挺重要的，要让他们觉得学习这玩艺儿挺好玩儿，另外就是对他们有用。老舍的小说《牛天赐传》里有个老师给小孩讲“人之初，性本善”，讲了多少遍孩子也记不住。一天老师错说成“人之初，狗咬猪”，结果这孩子一下子就记住了，而且还不改了，因为他觉得非常有意思，跟他的生活联系起来了，他就有了一个形象感。我觉得我们的第一课应该有这个原则——有趣和有用的原则。不仅小学第一



课，每一个阶段的第一课都特别重要。

高考体制、语文教学体制，作为一个教学体系是联系在一起的。教育说到底是培养人的。它有两个目标必须并重：一个是要把人当成一个人、一个全面的人来培养，这也是我们中国古代育人的方针，中国古代就是要把人都培养成圣贤，这是教育的一个宗旨，我们可以把它叫做战略宗旨；其次是近期的，就是把人当成一个工具或者说人才来培养，让他有实际的工作能力，能在社会上用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进行交换。一个人这两个方面应该是结合起来的。我们中国古代的教育是没有重视第二个教育，即没有重视使一个人成为有用的人，只是书生空谈，大道理懂得特别多，不能做实事。后来蔡元培改革北大的时候，他特别重视实用教育，也就是技能教育。一切教育或者偏于前者或者偏于后者，总要占一头，最好是二者平衡。从这个想法来看当前的教育体制，它就在于两头都不着边儿。我这学期是给大一上课，讲现代文学史，这跟中学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经常涉及他们中学学过的内容，但一讲起鲁迅他们目瞪口呆，说鲁迅原来是这么了不起的一个人吗？我说你以为鲁迅是什么人呢？他们切身感到中学学的东西给他们带来的负担，可是你想想中学那么长的时间，是人生最好的年华，却学了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就是为了考试。所以这个教育体制已经到了悬崖边上去了。

我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体制的问题。有人说课文选得不好，我觉得这不是第一位的，这个体制指挥着老师怎么讲这个课。据我看很多课文是好课文。不好的课文也可以讲好，或者讲出它为什么不好。我当过三年中学老师，很艰难，我要两条腿走路。我不能专门讲真话，那样学生考试就通不过。我得告



井底飞天

诉学生真理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们怎么应付考试，这等于增加了我一份工作。但我觉得应该这样。这套体制决定了它的考试方法是个指挥棒，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弄成四个答案，选一个对的，其实通常四个都对。几次下来学生对文学语言一点兴趣都没有了，学习热情完全被挫伤掉了。教参由一个参谋成了主人，跃居于教科书之上。你把形式改了，教参自然就不权威了。不打破这个统一考试的模式，一切改革都无从谈起。如果还这样考试的话，换什么篇目都无济于事。我们现代化程度这么高了，还需要一个活人在课堂上讲，就是需要他现场发挥，面对面地把东西灌输给学生。高考体制 80 年代还是利大于弊的，它是在大学多年没有招生的情况下，恢复起这样一套体制，这个体制和平反昭雪等政治背景是挂钩的，这个体制恢复起来就有了一个公正的、民主的选拔人才的途径，使很多人凭着分数改变了社会地位。很多偏远山区的聪明的青年凭一纸试卷就进了大学，但那时的题目、体制没有现在这么机械、刻板，没有说出一个作文题、给一个材料，只能有一种理解方法，还没到这种程度。但到了 90 年代，我感到弊大于利了，而且越来越向这个方向发展。



片面·深刻·片面

——现代西方文论琐思

文艺理论界的吊桥徐徐放下了，一片尘雾之中，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比肩接踵，蜂拥而入。——看一看目前翻译界、出版界、评论界以及高校的文艺理化课程的概貌，就可知道此言不谬。

中国的文人们表现出传统的旺盛食欲，来者不拒，并蓄兼收。当横的扫描与纵的探照渐渐达到一个周期之后，我们不难得出这个总体上的印象：片面。

自从克罗齐的直觉主义拉开了当代西方文论的帷幕，不论弗洛伊德的原欲还是容格的原型，不论俄国的彼得堡学派还是美国的耶鲁集团，不论阐释学的召唤结构还是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各路旗手无不把自己的理论高高标举，目之为文学研究的真谛，同时不遗余力地否定传统。他们的结论也往往是偏激的，绝对的。如弗洛伊德就对自己的精神分析论变成了打开一切艺术迷宫的金钥匙，他说：“虽然精神分析学很少谈‘美’，



但美导源于性感的范围看来是完全确实的。对美的爱也就是一种带有强烈抑制性的情感的典型例子，‘美’和‘吸引力’首先归因于性的对象的原因。”（《文明与它的不满意》，转引自朱狄《当代西方美学》，第25页。）他甚至更为明确地说过：“美的观念植根于性刺激的土壤之中。”（《关于性理论的三篇论文》，转引自同上书，第23页。）很显然，弗洛伊德把性的作用夸大到了极点，以此来解决博大精深的美的问题，必然会捉襟见肘。英美新批评派第三代的干将韦勒克和沃伦一致坚持“文学研究应该是绝对‘文学的’”（三联书店《文学理论》，第19页），“文学研究的合情合理的出发点是解释和分析作品本身”。（同上书，第145页）他们反对进行作品之外的作家生平、性格、创作过程以及社会环境等等“外部研究”，这样就忽视了作品“内系统”与“外系统”的种种联系，走向形式主义。而美国的感受派文体学则认为文学仅仅是阅读过程的体验，这就更易导致本末倒置，视创作如儿戏。

无一例外，所有的学派都走向某种极端，极端得难以全盘接受。如果我们以一种宏观的眼光去俯视文学园林的全貌，可以看到，文学围绕着作品存在着一个环环相连的“生态平衡系统”。其基本要素可分为作品、作者、生活、读者。这四个要素可以用互逆箭头构成一个四边形。其中生活可包括作者眼中的生活、读者眼中的生活及作品反映的生活；读者可分为理论工作者、积极读者与消极读者。由此可知，四要素中核心是作品与作者，而生活与读者则是两个沉重庞大的团状物。孤立地强调某一个极端，势必造成片面的结论，因此，蜂拥而至的各路旗号，没有一家能被合盘接受到一统文坛的地步。

但是，片面到如此露骨地步，却何从能畅销于这个千古以